

杰出贡献奖

李莉：欣慰选择这一行

李莉的办公室有些杂乱，书桌上更是堆满了书和各种资料，把电脑的显示屏团团围在中央。采访的时候，通往阳台的门一直开着，李莉坐在书桌前，正好背对着开着的门。虽然初冬时节的风尚不至于刺骨，却也冷飕飕的，李莉坐在那儿腰板挺挺的，一点也没“弱不禁风”的样子。也许是当过兵的关系，李莉给人的感觉总有几分男子的硬朗，她自己也笑着说，当日京剧院来约她写《成败萧何》时她曾婉拒，“我说我一个女人写不了这个大男人的戏，他们说没把我当女人看过。”说完李莉笑起来。

从财会走上编剧路

问：你是怎么会选择做编剧这一行的？是不是在部队时就做过相似的工作呢？

答：我的上半生和下半生不搭界的。我15岁当兵，因为父亲是军人，按照那时的政策，军人的后代很小就可以去当兵了。我在部队里是通讯连的。部队里每个月都有自娱自乐的晚会，那时我出于好奇就写点对口词，三句半啊，快板书啊，完全是大家在一起玩而已。后来我复员回到上海是在国家海洋局工作。刚转业时叫我去做团的工作，我不是很有兴趣，我希望做业务工作。所以就让我去学财会，我就去中央事业管理局学财会，回到上海在海洋局做了四年。

至于我后来为什么会选择做编剧，我想来想去想不出什么原因，大概和我爸爸妈妈的遗传因子有关吧。我妈妈是越剧迷，我爸爸特别喜欢京剧和评弹。我妈妈解放初期在纱厂做工，常和小姐妹淘一起去看越剧，看完还要去后台找演员签名，但是纱厂规定十点半要关门，她们就在那里借旅馆住一晚，第二天一早再赶回去上班。我妈妈迷越剧迷得很厉害。后来，我转业回上海后，那时我家有一个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，只有两个频道，一个上海，一个北京，我妈妈天天晚上都在唠嗑：电视里怎么不放越剧，放放越剧就好了。有一次我就说了一句：你太烦的，天天要看越剧，这样，我以后写一本越剧给你看看。我妈妈说，你会写越剧啊，你写越剧我梦里也笑出来了。

问：那你是怎么会从一个海洋局的财会变成上海越剧院的编剧的呢？

答：当时海洋局的办事处就在上海戏剧学院对面的弄堂里。有一阵子他们在围墙上挂了很大的横幅：上海戏剧学院影视戏剧编剧函授班报名，学费报名费30元。我对财会工作并不感兴趣，上班又天天路过看到这个，想想就报名吧。这个班是有作业的，要交一个小戏本，交一个大戏本。然后我就写了一部小戏，一部大戏，获得了优秀学员奖，奖金30块。等于我白学一年，材料都是送给我的。然后我就把这个剧本投到了上海越剧院，他们觉得本子基础还不错，但因为是青衣老生戏，不合适越剧，后来经过乔谷凡老师他们推荐去淮剧团排了，叫《乌纱梦》，这是我写的第一个戏，梁伟平演的。

那时上海越剧院是吕瑞英当院长，我的老师薛允璜当创作室的主任。他们大概觉得虽然你投了一个本子，但这个本子不是你写的吃不住，于是他们出了个题目，给我四十天时间让我把一个新闻改成越剧，这是我在上海越剧院上的第一个戏，《观音送子图》。于是越剧院就说要引进我，但因为没有专业学历，但能不能办成不知道。另外一方面，在海洋局那边我是做财务的，我们领导说你要走你就必须在两个月内带出一个财务人员来。

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，我如果带出来一个财务但上海越剧院不要我的话我就岗位没了，确实让我蛮犹豫的。那时正好流行“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”的说法，我就想，



■ 剧作家李莉

实在越剧院不要我，这个岗位也没有了，我就去卖茶叶蛋，我还买了很多缝纫的书，我想我摆一个缝纫的摊头，边上卖茶叶蛋，应该可以过日子了吧。

后来我还是很欣慰自己选择了这一行。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能把爱好和自己的工作融为一体，人生一辈子就很满足了。因为很多人爱好是爱好，工作是工作，工作是要养家糊口的，爱好再好利用业余时间去弄。我的爱好和养家糊口是融为一体的，我觉得我是蛮满足了。我非常感谢越剧院当时能收留我这样一个没有专业背景的人，给了我这样一个平台。

剧本修改讲究分寸

问：《成败萧何》以一个很新的角度来审视这段历史，你是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角度的。据说《成败萧何》的创排修改过程中，你和导演等曾发生过矛盾，你觉得作为一个编剧哪些是必须要坚持的？

答：当时上海京剧院要求要写一个萧何的戏。之前也已经找过其他人写过，但不满意，后来找了我。这种命题作文怎么做，我觉得是可以做的。问题是命题作文到了你手里你怎么去审视它，从什么角度切入，这很重要。写这段历史有两条路可以走，一是写韩信反，这样萧何很容易写，故事也会很好看，但我觉得意义不太大。我就想韩信如果不反呢？一旦你把这个命题确立了之后，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新鲜的东西。既然他不反，刘邦为什么要杀他，萧何为什么要帮着吕后杀他，问题就出来了。如果韩信谋反，萧何要帮吕后去杀韩信就很正常，但现在他要杀一个他认为没有罪的人，这个难度就高了。

说到修改，戏曲创作是综合创作，编导演在合作中如何坚持、如何让步，这个分寸很重要。当时《成败萧何》修改时，专家座谈会谈了很多意见，我改了大概改了十几稿。甚至还有一个争执不下的意见是萧何的女儿萧静云这个人物要不要，争执得很厉害，因为其他都是历史真实人物，只有这个是虚构的。那时京剧院方面就提出，你能不能改一稿没有萧静云的，我就说试试看吧，后来我就写了一稿没有萧静云的，其实后来上曹禺剧本奖榜首的是这一稿。但排的时候，从音乐形象的呈现上来考虑，还是把萧静云加上了。我觉得改一版对我来说是一个锻炼、练笔，没啥坏处，也是试试自己能不能从另一个角度做一次修改。

不过我觉得事关剧本主旨的东西是不能让步的，是不能改动的，一改你的剧本走向就变掉了。我记得当时有一次我和导演争吵的是一个处理上的问题。那是第二场，萧何劝韩信，导演当时是让韩信坐着，萧何就转着他转，我就坚决不同意，我跟导演讲：不能这样，当时萧何已经六十岁，韩才二十多岁，而且萧何又是韩信的恩人，韩信竟然让这样一个老人团团转，你就坐那儿摆架子，还不该杀啊，没人同情他。但导演说：你不懂。我说，虽然我不应该干涉你，但你这样处理就会影响到人物的定位和走向。后来就排不下去了，上海京剧院正副两位院长出面协调这个事情，最后还是同意了意见。

碰到难题不要回避

问：现在每个院团都说非常缺编剧，但其实每年都有那么多编剧专业的学生毕业，各个院团也有很多这些专业毕业的年轻人，为什么会这么缺？

答：原因很多。编剧是幕后的，很多编剧一辈子都默默无闻，我们常常会讲到编剧的待遇问题，在单位里的待遇是不会高的，如果你想拿到高稿酬，就必须在这一行当中做出头。待遇还是外在的因素，对于戏曲编剧来说还有一个内在的因素。现在一个院团上戏的机率很小，像我们剧院明星成群，一年一部新戏的话，这十来个人，一对一对轮，轮到一次就是五六年。演员轮到这么一次机会怎么能不死死抓住？那么他怎么肯用青年编剧，有时因为要用青年编剧的东西，演员能在我这里谈三四个小时，又是哭又是说。我说你演员要平台，编剧也要平台，导演也要平台，总要给青年人一些机会，但是他们就说院长你当拿我当试验品。

培养一个戏曲编剧也的确很吃力，他每出来一稿你要看吧，要找他们去说问题在哪里、优点在哪里。有时候觉得还不如我自己来写。如果说作为院长，培养年轻编剧还有责任，那么普通编剧就没必要化这么

大精力。而有的青年编剧已经有了些作品后，你叫他多改了两稿他就不开心了，他认为你为什么老挑我的刺，哪个戏没有缺点呢。我一直跟他们说，你们碰到难题千万不要回避，现在很多年轻编剧遇到难题就绕过去了，这样就上不去。我从事编剧这一行刚开始是比较顺的，进剧团两年就得了全国优秀剧本奖，但自从得奖后，我低潮一直走了十几年，也有本子出来，但觉得自己老有一条东西突不破，一直在徘徊，给云南省京剧院写的《凤氏彝兰》是我突破瓶颈的一个作品，这部戏在第三届中国京剧节和“七艺节”上获得了优秀编剧奖、文华剧作奖。

另外，我们那时候创作没有旁顾的，不管你用不用，都拣我自己喜欢的写。现在很多编剧不是这样，先要问：你上吗？不要让我白劳动呀。我那时是因为喜欢，写一个剧本，把我自己的喜爱，把我的情感，把我对生活、对人物的理解都倾吐出来了，我就觉得获得了自己的一种满足，不太会去考虑能不能上。写完了放抽屉里再去找另一个题材。我觉得当编剧是一件使我容易快乐的事情。我每写一个戏，一个人物都是我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体验，演员还只是体验一种，但写戏是体验各式各样的人物，今天我站在这个人物的立场体验他的人生感受，明天站在另一个人物的立场，觉得人生很丰富，蛮沉醉于这种感觉的。我现在有一个长假就开心得不得了，就关在电脑前，不会出去一步。

问：能谈谈你未来的打算吗？有什么计划？

答：还是写剧本啊，这是我一辈子的爱好，除非我将来写不动了，或者写不出了，我这辈子跟文字是结缘的。我现在欠的债太多。正在写一部吕后母子的戏，这个戏有难度的，而且不是一点点。一开始史弘依来找我时我给她谈了四五个题材，她偏偏看中这一个。另外还有山东吕剧院的、山西上党梆子的、河南豫剧的，还有安徽黄梅戏一下送来四个题材。

最近这一阵子我至少已经接到十多个剧团的约稿，但题材就是三大类，抗战的、反腐的、好人好事的，我非常忧虑，如果我们全国的院团都集中去搞这三类戏的话，今后几年文艺舞台是什么状况？我一直觉得，做艺术的人一定是要以艺术来说话的……

本报记者 王剑虹

成就简介

李莉，国家一级编剧，著名剧作家。获上海市领军人才称号及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，第十二届上海市政协委员。现任上海越剧院艺术传习所（上海越剧院）院长。

李莉自1986年调入上海越剧院，历任创作室编剧、教研中心主任、副院长、院长。她是当下业内的著名剧作家，先后撰写了四十余部作品，是位多产的女作家。二十多年来一直默默坚守在传统文化的领域中，作品多次获得全国及省市级各类奖项。

主要获奖作品有：京剧《成败萧何》获首届中国戏剧奖·曹禺剧本奖，《凤氏彝兰》获十一届“文华剧作奖”、“金孔雀优秀编剧奖”、第三届中国京剧节“优秀编剧奖”、第十二届中国民族题材戏剧“剧本金奖”，沪剧《挑山女人》获文化部第十四届“文华剧作奖”、中国戏曲现代戏“突出贡献奖”，2006年、2009年获“上海优秀文艺人才特别奖”，“2013年上海文艺家荣誉奖”，2008年入选上海市“领军人才”。